

# 全球化監察

Globalization Monitor 第7期 2000/10

## 本期專題 垃圾

- 1 編輯室：垃圾的全球化
- 2 垃圾堆積如山的真正災難
- 4 誰的垃圾？誰的災難？
- 5 香港的循環再造系統
- 6 垃圾之歌
- 7 香港如何處理廢物？
- 8 糜爛都市的背後：一個清潔女工的故事
- 10 全球化地圖：有毒的貿易
- 12 跨國企業睇真D
- 14 巴西庫里替巴城的廢物回收經驗
- 15 綠領聯盟：環保與就業的結合

## 特別報導 反全球化示威

- 17 在澳洲墨爾本圍堵世界經濟論壇
- 18 世界經濟論壇的來龍去脈
- 19 九二六布拉格之秋

兩母子於馬尼拉外一個垃圾山撿拾垃圾為生。今年六月，垃圾窟倒塌，造成二百人被活埋的慘劇。請參閱頁二文章。



## 編輯室

### 垃圾的全球化

香港去年各類消耗共製造了六百多萬噸固體廢物，它們絕大部份最終葬身在堆填區，全年的堆填費估計就要三十三億元，假如垃圾能全面回收，不但可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也可減少開支，更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綠領聯盟——環保與就業的結合》一文提出了發展環保工業，製造就業機會的意見。其實，環保與就業是可以兼顧的，關鍵之一是政府不要搞私營化、外判化，可是現時香港政府各部門卻將清潔工作外判，結果不僅加重剝削員工，而且因此妨礙了他們進行環保工作。《垃圾之歌》及《一個清潔女工的故事》揭示了外判工作對廢物回收及清潔工人的負面影響。

第三世界各地城鎮出現垃圾為禍的情況，日益嚴重。月前在菲律賓就有垃圾山倒塌，壓死二百名貧民的悲劇出現。悲劇之所以發生，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盲目追隨發達資本主義的消費主義生產模式，另一方面是因為嚴重的貧富懸殊及政府沒有嚴格控制廢料處理。《垃圾堆積如山的真正災難》

和《誰的垃圾？誰的災難？》道出了環境破壞對貧民的壓迫。

除了資本全球化地流轉外，不少有害廢料也在全球範圍內從富國輸往貧國。雖然聯合國在 1995 年簽署了《巴塞爾公約》，在全球範圍禁止有毒貿易，但工業國輸出有毒害廢料仍時有所聞。另外，國際性的貿易組織，不斷試圖將自由貿易的條款及企業利益凌駕於對環境及普羅大眾的保護，《全球化地圖》及《跨國企業睇真 D》介紹了一些鮮明的事例。

為什麼資本主義社會每天產生那麼多工業及家居垃圾？過去數十年，資本的全球化將商品的生產與消費進一步入侵到全球人民生活的每一方面。資本家為了增加銷量不斷用廣告及各式各樣手法去刺激消費，不必要地為地球製造了大量垃圾。此外，為求利潤，跨國公司大量採用不安全的技術，造成大量工業廢料及有毒垃圾。有關資本主義與垃圾的關係，本期《垃圾的誕生》一文為讀者作了概括介紹。

從這期文章我們可以了解到為什麼有些環保團體一味從教育消費者減少垃圾入手，至今仍然收效甚微。垃圾問題不僅僅是消費者的個人環保修養的問題，而且首先是資本主義企業那種一切利潤掛帥的生產方式的問題。所以，對於垃圾這個公害，既要有種種局部性的改革，但也要根本改造資本主義企業。

對於綠領聯盟所提出的建議，我們認為只要政府願意，客觀上是行得通的。但是，即使它接受了聯盟的建議，

也不表示萬事大吉，因為董建華政權是個專為工商界打壓民衆及剝削自然生態服務的政權。如果沒有強大群眾運動的壓力，難保這個政權不會在實行中使其走樣變質。其次，正如《誰的垃圾？誰的災難？》一文指出，即使發達地區建設了良好的垃圾循環再造，在全球化下很可能是以落後國的環境及人民健康為代價。在本地富人專政下，難保這種損人利己的局面不會同樣出現於香港。總之，任何社會改革，如果沒有群眾的自主的運動，如果沒有反資本剝削的醒覺性，都很難真正造福人民與生態。



十五歲的尼拉在柏亞塔斯的垃圾山撿拾塑膠容器為生。他的父親在 7 月 10 日的垃圾山倒塌意外中死亡，事後就葬在垃圾堆旁的木屋區內。

菲律賓的綠色和平提議發展回收工業，防止再次發生垃圾山倒塌的意外。不過，最反對建議的是那些透過剝削拾荒貧民來致富的企業。



## 垃圾堆積如山的真正災難

Gerard Greenfield

譚駿賢 譯

過去二十年來，香港政府不斷透過電視宣傳，呼籲市民要保持環境清潔，不應隨地拋垃圾。當中最引人注意的畫面是中環匯豐銀行被堆積如山的垃圾淹沒。這情景看似真實，電腦技術亦做得很出色，訊息亦相當簡潔易明。然而，垃圾如山的事實卻非如此簡單。

今年六月，菲律賓馬尼拉堆積如山的垃圾被豪雨沖散，結果釀成200人被活埋的慘劇。

超過六萬人生活在馬尼拉外一個名為柏亞塔斯(Payatas)的臭氣薰天的垃圾窟。當中不少人是透過收集膠袋、空罐、廢鐵、舊衫為生。拾荒者將收集得來的廢物以低價賣給那些回收商。而回收商就是從這些貧窮的拾荒者身上謀取暴利。說他們貧窮，因為他們連富人食剩的冷飯菜渣也要拾來回收。

每一天有五千噸新到的垃圾堆在柏亞塔斯，當中包括用作回收的含鉛有毒廢物，這使到居住在「垃圾山」附近的居民面對疾病的威脅。

在六月災難中死去及每天面對疾病肆虐的人警醒我們：垃圾堆積如山做成的破壞是現實，不是電腦科技製作的電視宣傳片這麼簡單。況且，這現實亦警醒我們受影響的是窮苦的人，而非富有的人。港產電視宣傳片中中環匯豐銀行中心被垃圾淹沒是永遠不會發生的，因

為中環是包括銀行家、律師、政府官僚等富人經營的地方，因為這是財富與權力象徵的地方，因為這是資本主義的殿堂。

我們看到的現實是廢物窟鄰近工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不斷地擴充著。我們看到的現實是有錢人是無需呼吸薰天臭氣，亦不會看到窗外的垃圾。

我們看到的現實是堆積於中環匯豐銀行的垃圾會被棄於海外或內地，並活埋當地的勞動人民，而非活埋寄居於中環的有錢人。

認清上述的事實後，我們會否因為堆積於中環的垃圾不是真實而感覺到安全呢？我們將垃圾送往比我們貧窮的地方，去埋葬當地的窮人，這是解決問題的办法嗎？我們要清楚，垃圾由我們製造，即使堆積於窮人的地方，但這卻是我們共有的難題。

## 誰的垃圾？誰的災難？

文思慧

世界各地垃圾成災——不論是菲律賓垃圾山倒塌殺人事件，或是中國的工業固體廢物佔用農地，都標誌著人與自然關係失調，而當中特別是苦了沒有權力的窮人。

以「善於處理垃圾」馳名的國家又如何？以德國為例，垃圾分類回收做到十分嚴謹，簡直到了「全民皆兵」的嚴陣以待境界。可惜，分了類的垃圾運出境去「再造」，浪費能源（編者按：本港現時所回收的廢物，大部份都會被出口，只有少部份在本地進行再造）；運到第三世界國家（遠至印尼），「再造」過程中，則為當地製造了不少污染。

其實不好好監管再造業製造的污染，並不是現代商品害人的第一回合。現代商品打從開採原料被製成的過程開始，一直產生垃圾——廢水、廢料、廢氣。不過，那些垃圾不會在商品使用的地方（多數是「發達」國家）內出現。即是說，消費社會中製造的垃圾比當地人親手丟棄的垃圾遠遠為多！

在如此不公平的結構下，富人及富國便高高興興消費，搞點回收安頓良心，實質上持續破壞各地的本土經濟。在全面發動全球建立消費社會、商品經濟的浪潮下，這種為貧者及貧國製造垃圾災難的趨勢便會一直惡化下去。

各位不妨想想香港的一個例子：多年來，香港的「建築及拆卸工程廢物」數

## 有害的循環再造

印度所入口的循環再造垃圾中，有不少含有有毒物質，例如電池和含鉛垃圾。這些垃圾運到來印度之後，會在工廠進行循環再造的加工處理，但工廠並沒有足夠的措施去處理有毒垃圾，所以過程當中不單污染環境，而且更嚴重影響工人的健康。

綠色和平在1997年的研究發現，即使是在印度最「模範」的循環再造工廠中，有毒物料仍然沒有被好好地處理。例如在一間處理含鉛廢物及電池的工廠之中，綠色和平發現不少工人身體經常感到虛弱、喪失食慾、以及肢臂失去活動能力，這些都是中了鉛毒的癥兆。

此外，工人亦投訴工作的保護措施不足。一名工人說：「拆電池時只有一塊布保護面部並不足夠。我記得口裡面經常有一種又油又甜的味道，不能洗去，影響我的食慾。」



### 我們要那一種循環再造？



量，已超過了「住宅及政府清潔而得的廢物」數量，到底緣何又拆又建，沒完沒了？表面上，是為居民建安居之所，或是為社會整體搞基建工程，製造就業機會。實質上舊區重建，及各項基建工程，往往不過是為地皮增值，令地區趨向中產化而已，過程中不單貧者愈來愈難負擔住屋，更刺激地產泡沫，令中產者為供樓而營營役役。

這些拆拆建建，在當地製造垃圾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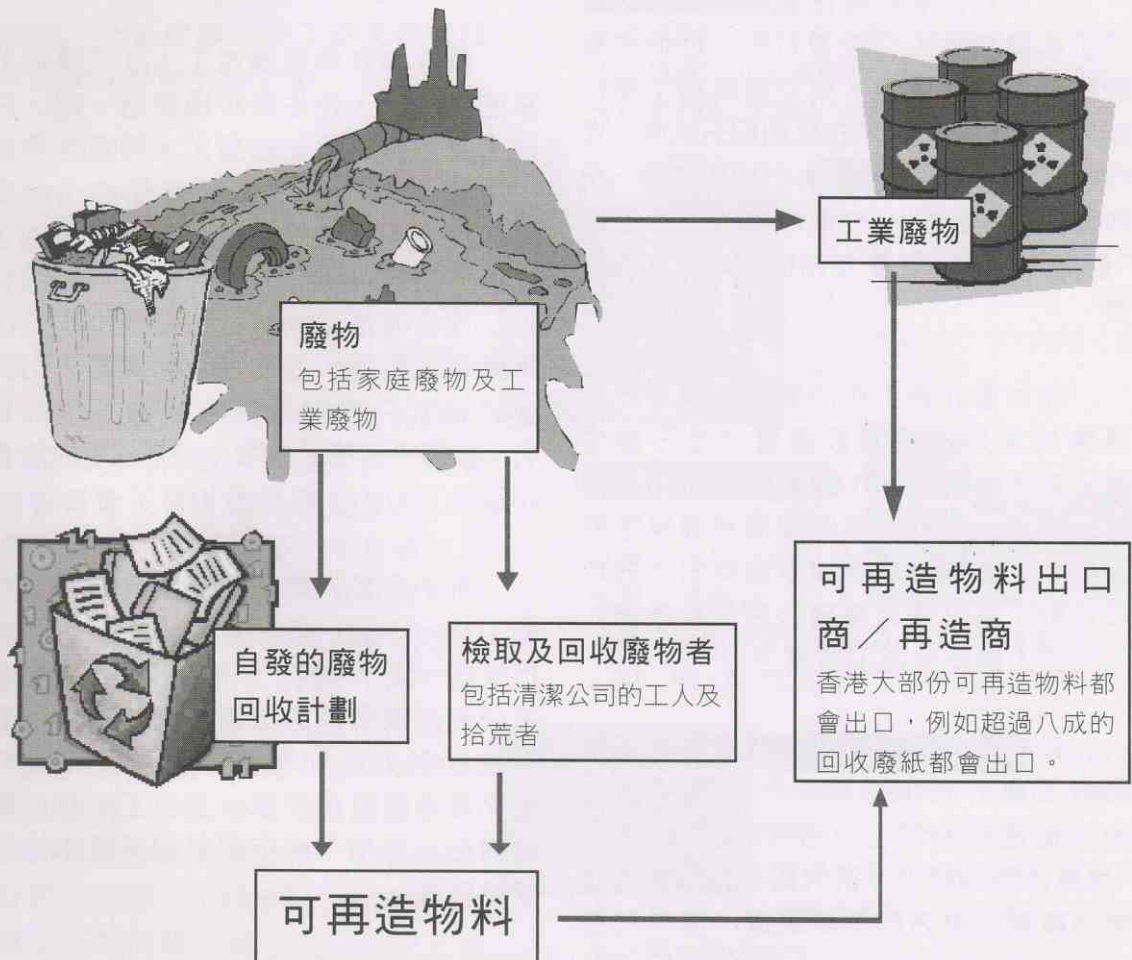
染不在話下，在第三世界加劇了伐木、採礦等等，以供應建築物料，甚至開採能源（如石油）以運輸物料器材。這些，都是原住民生計盡毀的夢魘。而肥了的，乃是些將大自然商品化、將人的需要置之不理的大企業與大發展商。

無論是在本地還是彼岸，無權勢者的安居樂業權都一樣被企業和大發展商把弄扭曲——這才是垃圾之所以不斷被製造出來，要把他們埋葬其中的原因。



### 垃圾的故事：

## 香港的循環再造系統



# 垃圾之歌

施鵬翔

多年前看過一本叫做《垃圾之歌》的書，對於一個從來沒有想過垃圾何去何從的人來說，它讓我知道垃圾的製造和處理原來是有這麼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香港的「垃圾之歌」又是什麼樣子呢？無論從勞工或環保的角度看，香港的垃圾之歌都肯定不是一首令人快樂的樂曲，因為它的主旋律是「商品化」和以利潤為本，它只是為了滿足商人的胃口而創作。

近幾年香港政府正逐步將原來政府的工作轉交私人公司去打理，垃圾收集的服務亦不能倖免。食物環境衛生署已擬定計劃，在2002年底把五成的垃圾收集服務外判。事實上，1998年的一份政府報告中指出，垃圾收集的工作可以「輕易外判」，現在外判的「步伐實嫌太慢」。

在大量外判工作的背後，更深層的轉變其實是將公共服務看成是一盤生意，其提供及分配不再是以市民的需要為大前提，而變成是以賺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在這樣的主旋律下彈奏出來的垃圾之歌，就充滿著基層公務員被削減、外判工人備受剝削的故事。

被大商人操控的香港政府亦毫不隱瞞將工作外判的動機。在金融風暴之後，香港政府成立了由財政司領導的「營商諮詢小組」，研究如何為財團創造更多商機及更好的營商環境，當中就包

括了服務外判這一環節。小組所作的建議，包括加快將市政服務外判。事實上，服務外判對商人來說實在是動聽的曲調，因為外判容許企業進佔「市場」龐大的公共服務，更拉低整體工資，創造「更佳的營商環境」。

在這種情況下，廢物回收工作的主旋律當然同垃圾收集服務沒有分別。政府在「減少廢物綱要計劃」中表示，未來的回收工作主要由私人公司負責，因為私人公司在找尋商業機會及透過競爭來減少成本方面，確實有「無可置疑的優勢」。不過，政府沒有告訴我們，減少廢物的目的是為了環境保護，但私人公司卻以賺取利潤為大前提，兩者會否有衝突呢？

最近傳媒發現清潔工人在收集回收來的廢物時，往往與垃圾混合一起，白白浪費了廢物回收的努力。問題是清潔工人原來的垃圾收集工作已經十分繁重，根本不可能再肩負起廢物回收的工作。一如政府所料，承包屋村清潔的私人公司確實是剝削勞工以縮減成本方面的能手，不過，這種尋求利潤最大化的運作模式只會犧牲廢物回收工作的努力，政府省回的「成本」卻最終要由社會和環境去付出，結果恐怕得不償失。

愈來愈多人寄望政府改善廢物回收的工作，不過，如果政府只視廢物回收行業為一盤「商機」，當中不知又要製造多少工人被剝削的故事？又有多少環境保護的努力在利潤至上的原則下被犧牲？香港的垃圾之歌，要勞工順耳，環境暢心，恐怕不能不把那利潤為本的主旋律刪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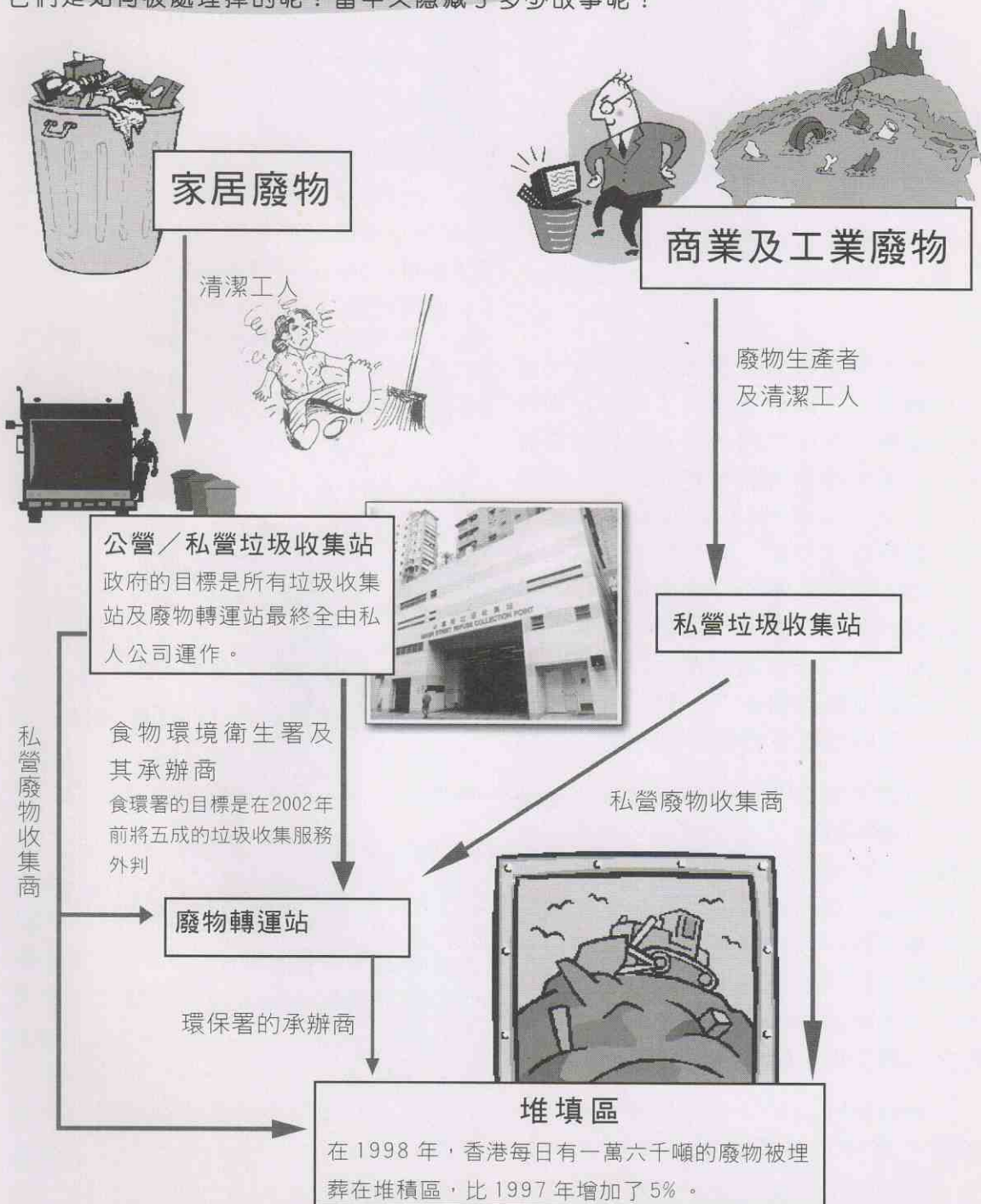
垃圾的故事：

# 香港如何處理廢物？

平日的廢物可分為兩大類：家居廢物和商業及工業廢物。究竟它們是如何被處理掉的呢？當中又隱藏了多少故事呢？

專題

垃圾





## 糜爛都市的背後 一個清潔女工的故事

黎佩炎

和寶娟走進剛裝修過、新簇簇的觀塘地鐵車站；燈火通明的大堂特別顯得明亮華麗、銀光閃閃。月台上掛滿亮麗的大廣告燈箱，賣的都是新唱片、新電影、化妝品、衣服、鞋襪、瘦身的廣告。寶娟簇短直髮，穿了簡單清爽的便服，腳上踏著一對頗時款的略厚平底黑色涼鞋，背著一個淡粉紅色的手袋。她看來和任何四十多歲的婦女沒有多大分別；只是她稍為瘦小了一點，面容有點憔悴，眼睛也因長期勞累而泛黃。

和很多清潔女工一樣，寶娟也是新移民，從中國來了七、八年。寶娟首先是讓孩子先來，然後自己才到香港。來港後寶娟做過工廠和在快餐店當洗碗等的工作，後來因她有胃病，不能應付快餐店急速的工作節奏，加上她很重視要照顧那剛升上中學的兒子，所以在半年前就自薦在自己屋村裏當清潔工。

寶娟現在雖然是受僱於某大屋村的清潔公司，但她是隸屬於房署的特別隊。所謂特別隊就是聽命於房署的清潔

工。寶娟每天便要依照房署人員的指示工作，工作的範圍包羅萬有；包括為房署的辦事署吸塵、清潔、掃垃圾；也包括要剪草、清理屋村裏的花槽和澆花。當屋村平台或二、三樓商場的渠道堵塞了，她又要負責通渠；她也要「搬房」，即把一些搬走了的住客遺留下來的雜物搬走。但實際上她的工作應該包括什麼，她說她也是「矇矇查查」不大清楚。問她簽約時是怎說的，她說她根本就沒有簽約，所以事情就好像無從說起了。

也因此當老細「唔夠人」，便會叫她「幫手」。但此幫手也不純是「幫手」那麼簡單。例如近月因為人手不足，她的主管要她每月有八天要在下午提早一小時上班，為屋村裏的八座樓宇「洗樓」——即清洗走廊。「洗樓」這工作本應由另一隊人負責的，但她見一些工作了十多年的工友也照做了，她這「新丁」也不便過問。但這額外的工作是無償的。又例如訪問前的兩星期，寶娟在連續四天洗樓後，星期日返工又被拉去「上桶」，即把一個個如寶娟那麼高，載滿垃圾的垃圾大桶推上垃圾車。這也本應是另一些人做的，但那天卻只有她和另一同事負責。最後她們便要合力把廿多桶重甸甸的垃圾推上垃圾車，加上還有其他的一些傢俬雜物；那天她回到家後，胃病便

### 屋村清潔女工

根據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於1999年的調查，屋村清潔工人有九成是婦女，平均月薪只得\$3613，九成工人全年沒有休息日及沒有得到足夠的勞工假期或補薪，八成工人曾受過不同程度的工傷，其中九成以上沒得到工傷假期或賠償，還要自己出錢請替工。



發作了。她的醫生讓她請了一個星期病假休養，她拿著醫生紙想拿回一些病假的薪金，但管工卻說沒有賠償，也沒有接受她的病假紙就打發她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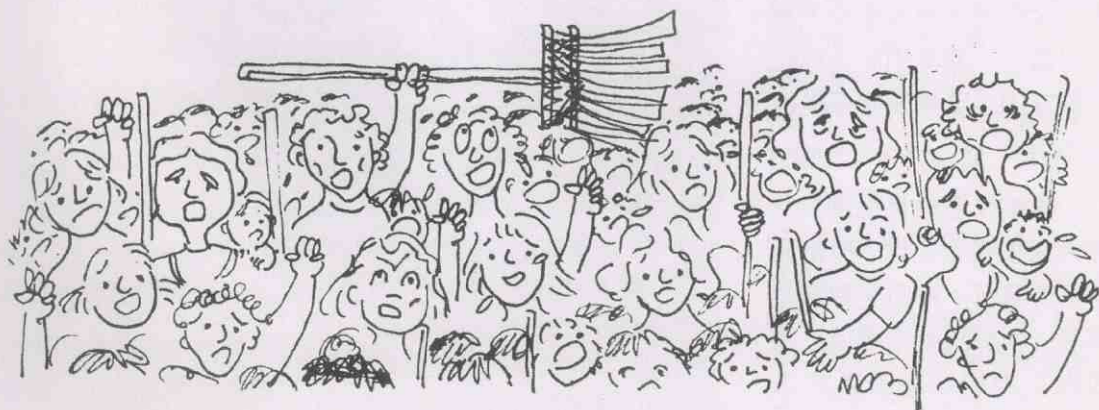
寶娟每天工作四小時。早上九時至十一時，然後下午二時至四時，薪金是三千大元，每月只有兩個半天的假期，完全沒有大假。根據她所說，有些工作了十多年的同僚也是這樣沒有法定的大假，亦對平時突然加諸下來的工作「任勞任怨」的沒半點投訴就接受了。所以她覺得「雖然有時都覺得『谷』住度氣，覺得不合理」但最後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的強忍。因生怕飯碗不保。每逢過年過節，當其他人都歡聚天倫時，也是她們工作得最辛苦的時候，因為這時的垃圾也比平常多，隨地拋棄的廢物也增加。

除了辛苦之外，屋村清潔工作也帶著一定的危險性。那些「倒樓」的工人——即清理公屋每一層樓的垃圾——便經常在上落樓梯時扭傷、拉傷；而寶娟則因經常要清理一些吸毒者遺留下來藏在花槽暗角的針筒，很容易被「拮到」。而公司提供的手套也只是普通的勞工手套，跟本不能夠保護她們。

寶娟稱她住的地方——深水埗，是「窮人住的地方」。又覺得自己是新移民，「很老土」，像是說不能配得上這浮華的城市。但一提到她的兩名子女，她的語氣便會變得很堅定，雙眼也閃著亮光。她說她一生中最緊張的就是她的一雙兒女，並說這不是她希望她們長大後有什麼回報，而是因為她覺得「教得佢好，將來他們有正當職業」，她便會覺得「心安理得」。所以寶娟平素的願望也只是希望「盡量能與仔女一齊去游吓水、逛吓街，鬆一吓！」但她的願望也只能在隔星期天的下午才能兌現。

## 屋村清潔工作外判

現時房委會轄下有大約166個屋村，所有屋村的清潔工作均已外判。方式是首先外判予物業管理公司，再由物業管理公司判給清潔公司，即是以一判上判之形式進行，中間謀利可想而知。另外，現有多間清潔公司根本是子母公司，這不但造成壟斷的情況，亦致使工人追討解僱或遣散費時，會有一定顧慮，因她的前公司很可能正是現公司的子或母公司。



圖片由香港婦女勞工協會提供

# 全球化地圖



## 有毒的貿易

盧思騁 施鵬翔

有毒的貿易是指有毒廢物的進出口。讀者可能感到奇怪，有毒廢物也可以當作貨物來進出口？沒錯。發達國家往往將己所不欲的有毒廢物輸出予貧困的國家。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例如，現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勞倫斯·森瑪斯，就曾經說過：「我認為，在低收入國家傾倒有毒廢物的經濟邏輯，是無可口非、合理非常的，我們要面對現實……非洲人口稀少的國家，是可以容許更多的污染的。」

森瑪斯說這番話時，他還是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首席經濟學家。國基會的政策是推動全球化，推動自由貿易，而自由貿易論者的典型想法，就是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比較優勢」，例如一些低度污染的國家，就有「優勢」接受更多有毒廢物。難怪在最近一連串的反全球化示威當中，環保團體都是核心的份子。

這期《全球化地圖》就帶大家去看看全球「有毒貿易」的情況。我們反對有毒貿易，因為它破壞環境，還因為它剝削貧窮國家的人民。

### 龐大的「有毒貿易」

#### ——拆船工業

在世界現有的四萬五千艘遠洋船隻之中，每年約有七百艘退役，它們跟著會被拆掉，回收富有價值的鋼鐵。在七十年代初的時候，拆船是一項高度機械化的工業，主要在英國、台灣、墨西哥、西班牙及巴西進行。可是，隨著發達國家愈來愈注重環境及工業安全健康，拆船業逐漸轉移到貧窮的亞洲國家進行。為了提高利潤，船主將船隻送到印度、中國、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家，進行拆解和回收鋼鐵的工序。在這些國家，工業安全和健康既不被重視，有關環境的法規亦不盡完善或沒有被落實。

所有退役的船隻都含有大量的有毒物料，包括石棉、含鉛油漆、鋅、鎘等。在歐洲，這些物料全部都有特別的監管。它們大部份更被《巴塞爾公約》（見頁11的解釋）定為有害廢物，受到高度監管。但是在亞洲，含有這些物料的船隻大都是在開放的海灘由工人徒手拆解。

#### 小資料

現在全世界大概有超過十萬名工人在拆船業內工作

直到1993年，約一半的退役遠洋船隻是被送到中國拆解的。到了九十年代末，約七成的退役遠洋船隻是在印度進行拆解的。



在1986年，美國費城將二十五萬噸有毒廢物裝上船，打算傾倒到其他地方。經過兩年多的航行，垃圾船來到海地，並將四千噸的廢物傾倒海灘上面。最後，垃圾船於1988年來到了新加坡，但餘下的垃圾卻不見了。船長後來承認他們將剩餘的垃圾通通傾倒在大西洋和印度洋。

### 印度

不單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拆船中心，更是有毒廢物的最大進口國之一。在1998-99年間，估計有超過十萬噸的有毒或可能有毒的廢物進口印度，來源國主要是德國、美國、澳洲、英國和丹麥。



### 印尼

因為對入口廢物收取很少關稅，所有很早就成為發達國家（包括美國、荷蘭、日本、新加坡和德國）輸出廢物的對象。單以歐盟國家計算，直到1993年為止，歐盟國家每年向印尼輸出超過六十萬噸的有毒廢物，另外有五十萬噸普通垃圾。



### 《巴塞爾公約》

八十年代中期起，一桶又一桶的有毒工業廢料，被不負責任的跨國企業遺棄於一個又一個的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島國的沙灘上，一艘又一艘的「死亡之船」，滿載著有毒廢料，自發達國家開往發展中國家，傾瀉責任，輸出污染。

西方工業國家所產生的有毒廢物，理應在當地處理，因為他們擁有處理有毒廢料的先

### 日本

一向透過焚化爐來處理垃圾，所以也是世界上製造最多二噁英的地方。但是最近幾年，日本開始貸款東南亞國家建設焚化爐，負責處理日本運來的垃圾。環保團體批評日本的做法等如是輸出毒氣。不幸的是，除了日本外，世界銀行及亞洲開發銀行亦貸款予貧窮國家建設焚化爐。



### 台灣 → 柬埔寨

1998年聖誕節前夕，全球最大的PVC塑膠企業台灣塑膠集團，將三千噸受水銀污染的有毒廢物，鬼鬼崇崇地棄置於柬埔寨沿岸的小鎮，以為可以隔天過海，把這些儲存廠內廿年也無法安全處理的毒物，來個一了百了。怎料一個落貨的碼頭工人和一個曾到船上的村民，不久之後突然死亡，身上明顯出現中水銀毒的症狀。結果引發恐慌，當地居民爭相逃離家園，令死亡人數再添五人。事後台塑收回毒物，但仍試圖將其運往其他國家，卻紛紛遭到拒絕。



一群柬埔寨婦女走過有毒廢料。對不少貧窮國家的人來說，有毒廢料就在身邊。

進技術，而且環保法例較為嚴格。但是，跨國企業往往因為追求最大的利潤，而選擇把毒物傾倒於技術和法例皆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亦以自由貿易為名，縱容有毒貿易。

不過，經傳媒的揭發後，發展中國家紛紛作出反擊，踏入九十年代，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島國等地區，超過一百個國家先後立法禁止輸入

有毒廢物。最後，在發展中國家和環保團體的聯合努力下，聯合國於1995年簽定了《巴塞爾公約》，在全球範圍禁止有毒貿易，限制歐洲、美國、日本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國，把有毒物質輸出其他非工業化國家。至今，美國等工業國家，仍不斷試圖削弱《巴塞爾公約》，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更加深自由貿易對《巴塞爾公約》的威脅。

# 跨國企業睇真D

施鵬翔

Gerard Greenfield

跨國企業與垃圾實在有太多的關係：它們有些是垃圾的最大生產者，另一些卻依賴垃圾處理的業務建立企業王朝。由此，就可以了解到我們是如何生活在跨國企業的陰影底下：我們從購買，到丟棄，到垃圾被處理，被再造，再被購買...都離不開跨國企業。

## 新經濟？新垃圾！



「新經濟」或者仍然是泡沫，但電腦已經成爲一個令人頭痛的有害廢物問題。

爲了減輕電腦廢物的問題，歐盟政府草擬了一份政策目標，當中提出：

1. 禁止在電腦及其他電子產品中使用鉛、水銀、鎘、六元鉻、及某些有毒的耐熱化學物質；
2. 要求電腦製造商回收被丟棄的電腦，並負責處理電腦廢物的費用；
3. 建立舊電腦循環再用的系統。美國一些地方政府，亦打算規定政府部門採購的電腦產品，要合乎循環再用的原則。

但由微軟帶頭的商會，指責歐盟的政策對貿易構成障礙，違反世貿的貿易原則云云。在他們的眼中，建議會影響商業利潤；不過，在社會大眾的眼中，企業以損害公衆的健康及環境，去謀取私人的利潤，實在是極爲不公平的一件事。

最近更傳出日本新力公司（Sony）不單反對歐盟的政策，更積極搜集有關環保團體的資料，以進行反擊。對新力的做法，美國矽谷的環保團體回應：「看來（高科技）行業將極多的時間浪費於對抗世界潮流，而不是去淨化工業。」

## 究竟電腦廢物問題有多嚴重？



每年有一千二百萬部電腦被拋棄，而隨着科技的迅速發展，電腦被拋棄的速度就愈快；美國現在有一半的家庭有電腦，他們平均兩年就換一部電腦。



在未來四年之內，有超過三億部的電腦會被拋棄，它們會製造一兆磅鉛、一億九千萬磅鎘、一億二千萬磅鉻、四十萬磅水銀、以及超過四兆磅塑膠，這些物質不是難以分解，就是對人體和環境有害。



更大的問題是爲了令電腦耐熱，電腦裡面有不少有毒化學物質，它們混合了上面的物料，成爲對人或對環境都有害的廢物。



大部份的電腦廢物都是以堆填的方法處理，循環再用的系統仍未建立。以1998年爲例，循環再用的電腦數目，只是佔當年售出的電腦總數的百分之六。

## 黑色多瑙河



山埃污染了河流和土地，而且短期內不會消失，因為污染物會沉澱到河床，難以清理。魚類甚至雀鳥成爲了受到最直接影響的生命，單在災難發生後的一個星期，有關國家已從河流中撈起三百公噸的死魚。有毒物質還會進入食物鏈內，長期威脅該區居民的健康。此外，沿河居民的食水頓失，漁民的生計也大受影響。正如東歐的環境官員所說：這是影響整個歐洲的環境災難。

## 自由貿易帶來污染的自由



企業污染環境，竟然還被法律保障？這不是天方夜譚，而是真有其事！

美國的廢物處理公司 Metalclad 最近控告墨西哥政府，理由是墨西哥的省政府有見及 Metalclad 在當地的廢物處理廠污染水源，於是下令把廠關閉，還將水源一帶區域列爲生態保護區。

Metalclad 根據「北美自由貿易協

議」(NAFTA) 賦予企業的權利，控告墨西哥政府的行動猶如充公企業資產，要求九千萬美元的賠償。NAFTA 仲裁 Metalclad 勝訴，並要求墨西哥政府賠償一千七百萬美元。

今年二月，羅馬尼亞的金礦泄漏山埃，污染中歐及東歐一帶的河流，造成自切爾諾貝爾後，歐洲最嚴重的生態災難。

泄漏山埃的巴亞馬雷金礦雖然位於羅馬尼亞，但卻屬於一間叫做 Esmeralda 的澳洲企業。它在於 1997 年開始運作，礦場利用山埃清洗礦物，提鍊黃金。環保團體一直指這種技術有潛在的危險。除了巴亞馬雷金礦外，它還擁有羅馬尼亞其它兩個金礦的開採權，是一間巨大的企業。

匈牙利國會的環境問題發言人指出，事件的背後是一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跨國公司在這裡謀利，然後將利潤拿到別處。它們在這裡造成污染，中歐的自然生態被破壞，千萬人的健康受到威脅，但它們所用的技術在澳洲或西歐或者根本就被禁止！」他呼籲環保人士發起行動對抗這種新形式的殖民主義。

NAFTA 的性質與世界貿易組織類同，它的成員包括加拿大、美國和墨西哥，目的是推動三國之間自由貿易。像其他爲企業服務的國際機構，NAFTA 大大擴闊了企業的法律權利，成員國的任何法規如果有礙企業謀取利潤的話，都可能觸犯 NAFTA 的協議。

這次判決無疑是向世界宣告，爲企業利益開路的自由貿易條款已凌駕於國家或地方政府的法規。企業將可以更肆無忌憚地進行污染環境的經濟活動，人民卻要承受當中的惡果。

不要看輕垃圾收集，它是不少企業賴以建立全球商業王國的基石！

以法國企業 Compaigne Generale des Eaux (CGE) 為例，它原來是以水務起家，但是在 1982 年，法國政府爲了對付全國性的垃圾工人罷工，於是將垃圾收集的服務外判，爲 CGE 提供「市場機會」進行擴張。

在 1989 年開始，英國的食水服務陸續被私營化。法國的企業揮軍北進，除了拿下一半的食水服務，又透過附屬公司入侵逐漸被外判出來的垃圾收集及掃街等市政工作。

收購合併是跨國企業擴大壟斷的不二法門。例如當 CGE 發現英國一間公司比

它的附屬公司得到更多的市政服務合約，就索性把這間英國公司收購。這說明資本主義底下的自由競爭是什麼回事：它容許大企業自由地把小企業吃掉，然後自由地進行壟斷。

另外，CGE 之所以變成大型的跨國企業，實在有賴全球的私營化「趨勢」（尤其是市政服務的外判）。由此可見，私營化沒有帶來更多的競爭，反而增加了跨國企業對全球民衆生活的壟斷。



收集垃圾和回收廢物不一定要靠跨國企業。在巴西的庫里替巴城，每日有二千架這樣的木頭車負責收集及運送有回收價值的廢物。

上台後，他投資大量資源在垃圾回收和向鄰近農場收購食物。居民只要拿六袋垃圾回收，便可換來一袋食物。而負責分派食物的是街坊組織，每個組織主要每周向五十四個鄰舍分派稻米、豆類、蛋、香蕉和洋蔥等食物。這項措施正好解決了超過十萬居民的基本溫飽和處理每月四百噸的垃圾。

而市政府更要求各住戶將廢物分類。由於政府欠缺資源做推廣，市長便主力在學校推行教育，然後由孩子告訴父母進行分類。另外，清道夫和回收商在街上收集和清理廢物，而大約有一千個收集廢物的人則拉著手拉車，逐家逐戶收集垃圾並售予回收中心。

在這些措施底下，約共七成紙張和六成的塑膠、金屬和玻璃給回收再造。在三年內，送到堆填區的垃圾重量下降三成，而容量則減少一半。

## 巴西庫里替巴城的廢物回收經驗

李育成

編者按：政府認爲要进一步擴大廢物回收的規模，就一定要靠私營企業。事實上，外國很多成功的回收經驗，都不需要依賴私人企業。李育成爲我們提供巴西一個貧窮城市的成功經驗，對我們思考香港的廢物回收模式應該能夠有所啓示。

巴西的庫里替巴城（Curitiba）就像其他第三世界的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面對著人口暴增的壓力，大量農民從農村湧到城市尋找機會，導致城市貧困人口大增，衛生條件日差。不過當一位左傾的市長在 1965 年上台以後，情況卻大爲改觀。

他主張的城市規劃、集體運輸系統、物資循環系統和基本社會福利，成爲了其他城市爭相學習的對象，更被聯合國選爲全球可持續模範城市之一。究竟，他們的物資循環系統怎樣跟貧民生活扣連起來，提供他們基本的溫飽？

六十年代的庫城，人口已達一百六十萬，每個家庭平均每周只賺一百美元。當雷納市長

## 綠領聯盟——

# 環保與就業的結合

陳敬慈

綠色和平與多個環保、勞工、社區和女性組織於日前組成「綠領聯盟」，推動環境保護和勞工權益的結合。綠色和平總幹事何渭枝表示，政府在去年的施政報告提出了發展環保工業的大方向，但缺乏細則；目前香港非技術工人的失業和就業不足問題十分嚴重，勞工和綠色團體意識到可以透過推行廢物分類回收計劃，為基層勞工創造綠色就業機會。綠領聯盟將積極游說政府官員和立法局，接受這個對減少廢物、社會保障、勞工就業和發展社區網絡都有利的計劃。

## 焚化堆填害處多

政府現時的垃圾處理方式主要是焚化爐和廢物堆填區，綠色和平一直反對這兩種方法。

焚化爐會產生二噁英和水銀。二噁英已經證實是致癌物質，並會影響免疫系統，引起連鎖反應。水銀影響人體中樞神經，而且能傷害腦部、腎臟和肺部。沒有回收計劃相配合的堆填區既浪費大量的土地資源，且造成地下水質污染。此外，此兩種方式都沒有進行可循環「廢品」的分類和再造，造成自然資源的浪費。焚化爐和堆填區需要巨大的投資和精密的技術，能參與競投的非跨國大企業莫屬，能創造的職位十分有限，當今社會最缺乏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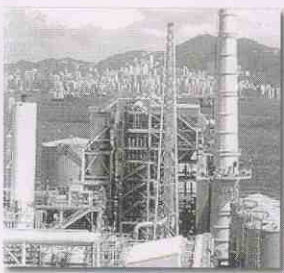
業機會的非技術勞工基本沾不上邊。

綠色和平策劃幹事廖洪濤擔憂，政府的「環保」方案可能是類似數碼港一類的環保工業村或環保港，最終同焚化爐一樣，都只能為少數大財團創造掙取巨額利潤的機會，對勞工和社區都沒有帶來好處，也無助改善已經十分嚴峻的貧富懸殊問題。他們也反對以貨物中轉站

## 廢物處理 財團包攬

以堆填區或焚化爐處理廢物，獲益最大的是大財團、大企業。以中資背景的中信泰富為例，它在香港的投資就包括了幾項廢物處理的業務。

**將軍澳區堆填區** 堆填區面積為100公頃，廢物總容量為3,900萬公噸。在1999年，堆填區處理超過300萬噸廢物。興建及運作堆填區的合約由1993年開始，到2037年完結。



**青衣化學廢料處理廠** 香港唯一的化學廢料處理廠。營運的合約年期由1990年到2008年。在1999年，該廠處理超過62,000噸之廢料。

### 西九龍廢物轉運站

位處西九龍填海區，收集之廢物經壓縮及放置於貨櫃後，以海路運往新界西面之堆填區。設計處理量為每日2,500噸，於1997年年中開始運作。



### 北大嶼山廢物轉運站

位處北大嶼山小蠔灣，主要為香港國際機場、愉景灣及其他鄰近地區提供廢物轉運服務。廢物處理量為每日1,200噸，於1998

年中開始商業運作。

作為減廢和創造就業機會的方案。因為廢物到了中轉站已經被污染，不但不能全面減少堆填區和焚化爐的廢物，且會創造更多極度厭惡性的工作。

## 社區為本廢物回收隊

「綠領聯盟」建議，政府應以基金的形式資助居民廢物回收隊，並在各區垃圾箱和垃圾站設置分類回收系統。某小區或某棟大廈的回收隊應由居住其中的居民組成的合作社或互助組運作。居民既熟悉社區網絡，工作起來事半功倍，更可重建對社區的歸宿感。政府的資助額，不能同所收集的可循環品的市場價值掛勾，應以回收隊的工作所減少的堆填區或焚化爐處理成本計算。他們估計工人每月可得6,000元的收入。綠色和平引述，倫敦實行垃圾分類回收系統後，比起傳統的堆填焚化方法，減少了1億英磅（約12億港元）的支出。

聯盟指出，社區為本的廢物回收隊的優點包括：

1. 令廢物分類處理從源頭開始，可避免可循環廢物的被污染，減少資源浪費。
2. 為居民提供自我教育的機會，學習保護環境。
3. 儘快避免大企業所控制的清潔公司的剝削，令基層工人享有合理工資、合理工時。
4. 令基層工人投入社區，增加對社區的歸屬感。
5. 令中年失業人士免受沒有職業保障的再培訓之苦，直接投入簡單易學的工作。
6. 部份社區組織紮根基層多年，已有現存的完善網絡組織回收隊。

## 反對外判避免剝削

據了解，發起團體綠色和平最初的藍本曾提及由政府外判承包商僱請工人操作回收計劃，後遭到參與的勞工和社區團體反對而徹底修正。婦女勞工協會胡美蓮稱，據她們組織清潔女工的經驗，服務於清潔公司的女工雖兼任拾荒的工作，卻遭到僱主的多層剝削。以房屋署為例，雖對投標的清潔公司的人手比例和工資有所要求，但實際沒有監察和執行。前線女工工薪低、工時長，要靠撿拾可循環廢物幫補才能生存（她們收入的三分一來自廢品回收），僱主的薪金釐定將「下攔」收入考慮在內。更甚的是，公司與廢物回收公司掛勾，規定清潔工必須將可循環物品在指定的時間交給指定的回收公司，款項付給清潔公司，清潔公司只將其中微弱的部份交到工人手上。

## 合作社是新可能性的試驗

合作社的模式是否可行？回收隊怎樣才能完全避免剝削和帶來充份保障？組織基礎薄弱的社區，居民如何組織合作社、互助組？又如何處理不同小組之間可能存在的競爭？胡美蓮回應說，合作社是一種新的嘗試，無法解決所有問題，也許在消除一些問題的同時會產生新的問題，但可以在試驗的過程中尋找方法。她們正在找尋條件理想的社區，例如人口密集的公屋進行試驗，再作進一步的推廣。

「我們的口號是『保障勞工權益、製造謀生計劃』。謀生與就業不同，不用進入市場，不用再培訓，只要回到社區，從家家戶戶開始。」另一位社區組織者說。

澳洲墨爾本的反世界經濟論壇抗議。示威者組成人鏈封鎖通往會場的入口，希望阻止會議進行。



Liam Nicholls ©2000 - Fall2c@bigfoot.com

## 反全球化示威

近年，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示威可謂一浪接一浪。就這兩年來說，單是大型的示威先後就有：

- 英國倫敦的反七國高峰會示威
- 各國人民反對《多邊貿易協議》的抗議浪潮
- 美國西雅圖的反世貿示威
- 泰國的反亞洲開發銀行示威
- 加拿大的反《美洲自由貿易協議》示威
- 華盛頓的反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示威
- 澳洲墨爾本的反世界經濟論壇示威
- 布拉格的反世銀及國基會示威

雖然每次示威的地點和抗議的對象都不盡相同，但它們全都是反對無限制的貿易及投資自由、反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環境破壞、貧富懸殊以及對勞工的剝削。

有人說，連串的反全球化示威顯示出，一場類似六十年代的全球羣眾運動正在冒起。我們不敢太過樂觀，但面對此一變局，我們將如何自處？

因應香港將會在2001年10月舉辦世界經濟論壇的亞洲太平洋高峰會，以下兩篇短文分別介紹剛在澳洲墨爾本爆發的反世界經濟論壇示威，以及提供有關世界經濟論壇的背景資料。有人說香港被選為主辦地點是因為組織者認為香港人不會在會議期間進行抗議。香港人是否真的那麼不濟？

### 在澳洲墨爾本圍堵世界經濟論壇

Stephen Frost

黎佩炎 譯

承繼去年十一月在西雅圖和今年四月在華盛頓的反世貿、反世銀抗爭，九月十一日在墨爾本舉行的九一一抗爭嘗試圍堵另一個較細規模的全球化組織：世界經濟論壇（WEF）。在九月十一至十三日這三天裏，有多達二萬人在會場——一個很貼題的地方——「皇冠賭場」外示威，並阻止了會議依時進行。與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在墨爾本的人民反對論壇所代表的資本無疆界、無規管的世界。澳洲人大聲疾呼，拒絕論壇內垮國企業將全球人



民納入他們生意計劃的企圖，跨國企業的貪得無厭是抗議者的焦點。而他們亦得到工人、學生、失業者、在職者、老年及青年人的支持。在這罕有的團結中，澳洲人手拉著手說：我們受夠了！



九一一的抗議者針對那些透過破壞環境、剝削工人、降低質素以求謀取暴利、增加投資的人。正如組織者的網頁所說：「九一一」是朝向公平、環保和真正民主的世界運動

的一環。九一一只是此運動的開始。」

儘管主流報導形容這次抗爭「反民主」（因傳媒都採納了官方的立場），示威者則逕自手拉著手阻止論壇的代表進出會場。會議的第一節被阻延了好幾小時。當會議真正開始時，幾百位與會者亦因會外的圍堵而缺席。第二日蓋茨亦需臨時取消對中學生的演講。同日，當大約一萬個工會人士在通向會場的道路進行抗議時，警察便以武力對付及扣押示威者。在會議的最後一天，五千多人亦去到麥當勞、Nike、澳洲股市交易所等代表跨國問題的地方示威。

在這三天裏，墨爾本及其他地方的澳洲人立場堅定的呼籲所有人——無論是支持或反對全球化的，要真切了解為了完成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化美夢，我們要負出多沉重的社會代價。

## 世界經濟論壇的來龍去脈

前身脫胎於1971年在瑞士達為(Davos)的一個會議，世界經濟論壇已演變成代表著全球一些最大跨國企業的組織。它的成員包括一千個「最滿佈全球的企業」，並有世界各地重要的政治及科學領袖參與。它有一個眺望日內瓦湖的總部。它集中財富、權力和影響力於一身，並能制造一切有關世界經濟的輿論、意見和政策。

雖然論壇不是有預謀地監察全球的管治，但他每年的會議卻有助企業的全球擴展並使新自由主義的議程得以發揚光大。澳洲外相曾說論壇的年會是「商界的奧林匹克」。而論者Kees van der Pijl亦說它是第一個「真正的資本的國際組織」(True International of capital)。

在沒有公眾的監察下，論壇在八十年代推動了新自由主義的議程：透過把新興工業國、

發達西方國家的政要以及跨國企業的行政要員放在一起，促使他們一同主導了新興工業國的發展方向。結果是讓新崛起的跨國資本家權力擴大，並使他們成為新一輪資本累積的大贏家。當面對一浪浪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民衆抗爭時，論壇就在公眾面前暫時放下它的市場主義，再為自己塑造一個關心社會的形象。

論壇那句「要有人性的全球化」口號，不應騙倒我們。一個充斥著企業利益的組織應否為全球制定方向？我們應否給它這角色？還是我們應該挑戰它並提供另外的方向？既然下一輪的亞洲太平洋高峰會將會在2001年的香港舉行，回答這些問題將會顯得更為迫切。

有關世界經濟論壇的資料，請參考它們的官方網站：[www.weforum.org](http://www.weforum.org)

其他亦可參考在<http://www.milkbar.com.au/globalhistory/globalhistory1.htm>裏James Goodman的“The WEF Capital’s First International?”

# 九二六布拉格之秋

許由

今年九月廿六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及世界銀行（WB）在布拉格舉行年會。來迎接與會代表的，不僅是捷克官員，還有來自捷克、歐洲以至世界各地的抗議示威者。連續多天有一萬五千人堵塞會場周圍街道。哈維爾總統在許多人心目中是民主鬥士，不過，正是這位「民主鬥士」的現任政府，早在會期前便禁止有關示威的舉行，又在邊境禁止大批來自意大利的示威者入境。示威者無視禁令，大舉堵塞會場時，哈維爾便派出一萬五千名警察及二千名士兵鎮壓，更毆打及拘捕了數以百計的示威者。儘管受到催淚氣、水炮、警棍的襲擊，示威者仍然相當成功地堵塞街道。許多代表被迫要偷乘救傷車到會場（因為示威者容許救傷車穿過）；原定舉行的晚宴被迫取消；到了最後，主持人更宣佈會議提早一天結束。人們普遍相信是因為示威的威力，雖然當局不承認。

為什麼那麼多人反對國基會及世銀？因為這兩個國際組織實際是歐美大國的政府及跨國公司的剝削工具。它們藉著貸款給第三世界來強迫後者接受什麼「結構整頓」。自從1980年以來，已經有多達九十個國家在世銀及國基會監督下實行了「結構整頓」。這種整頓主要包括：

- 向跨國公司開放國內市場；
- 撤消有關保障生態、勞工、弱勢社群等的法律，以便資本家降低成本；
- 削減公共及福利開支；



## ● 把國有企業私有化。

所有這些政策都往往導致債務國經濟更差，債務更多以及貧富更懸殊。墨西哥在1982年接受第一個「整頓」計劃時，負債820億美元。到了1994年它的經濟崩潰時，債務高達1,400億美元。俄羅斯接受「整頓」以來，更是慘不忍睹，國民生產總值竟然跌了一半。這種跌幅只有在長期大戰中（第一次及第二次大戰）才出現過。

到了今天，許多曾經支持過「結構整頓」的經濟學家也出來反對。世銀的前任首席經濟顧問Joseph Stiglitz更為文抨擊世銀是在幫倒忙。在種種壓力下，國基會及世銀的領導人最近也努力改善形象——僅是形象而已！它們的本質恐怕不會那麼容易改掉，因為，它們的政策儘管損害環境、損害工人、農民，但是，卻能為美歐的跨國資本帶來巨大商機、超額利潤，又能方便美國政府通過國基會及世銀以債務緊緊鎖住第三世界各國政府（包括中國）的咽喉，真正是何樂而不為呢？

# 打工仔女看私營化



全球化監察現正進行一項名為「全球化與香港工人」的教育計劃，當中會出版四本普及性的小冊子和教材套，並推行相關課程。

第一本小冊子《打工仔女看私營化》已經面世！小冊子以深入淺出的語言、圖文並茂的手法，向大家解釋私營化為何對勞工和基層市民不利，只是令企業得益。我們希望發出一個訊息：我們要爭取建立以人為本的公共服務，而不要以利潤為本的私營化。

如果你有興趣索取這本小冊子的話，請寫下你的姓名地址，連同一個\$2.8的郵票，寄來九龍中央郵箱72142號，信封面註明是「索取打工仔女看私營化」。

## 訂閱及捐款表

《全球化監察》是一非牟利刊物，所有成員都是義務參與編委會的工作。我們希望為民衆提供資訊和評論，以簡單易明的語言，站在批判的角度解釋全球的變化，是如何深刻地影響著每個人的生活。

姓名：\_\_\_\_\_ 電郵 / 電話 / 傳真〔請填上適用者〕：\_\_\_\_\_

地址：\_\_\_\_\_

本地訂戶（只限香港）：

- 訂閱一年：港幣 70 元（6 期連郵費）
- 訂閱兩年：港幣 140 元（12 期連郵費）

海外訂戶：

- 訂閱一年：港幣 200 元（6 期連空郵費用）
- 訂閱兩年：港幣 400 元（12 期連空郵費用）

- 從第\_\_期開始訂閱
- 我願意捐助《全球化監察》，捐款額：\_\_\_\_\_

你可以選擇用以下任何一個方法付款：

本地訂戶：

1. 請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2. 以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

海外訂戶：

1. 以支票或匯票付款，抬頭人請寫「全球化監察」或 Globalization Monitor，連同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72142 Kowloon Central Postal Office, Hong Kong）。
2. 以電匯形式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Hang Seng Bank）戶口 370-1-013215，然後將存款收據連同此訂閱表格寄回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142 號。